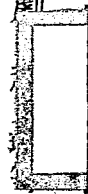


世界名劇



改編

動員書店

出版發行圖書雜誌
經售各種文具校品
歡迎批發零售
常備書目承索即奉

M5
32-3.6
507

傳 謠

編 改 等 琳 如 趙

二之書院術藝立省東廣

版 出 店 書 員 動



3 1774 7071 8

目次

一、謠 傳

趙如琳改編

二、灰窰吠聲

馮廣陸改編

三、盧老虎

趙如琳改編

謠傳

Lady Gregory

原作

趙如琳改編

人物：

李德

李大嫂

王民

老陳

老丁

老何

侃伯

陶大嫂

警察

新巡官

佈景：

市場的外邊，一小食攤。侃伯坐在攤旁，巡官和警察進。

巡官：四九墟就是這樣的麼？牛矢，坭堆，亂七八糟的。一點秩序也沒有，真是討厭極了！
警察：是這樣的，這兒算是乾淨一點的了。



巡官：我猜這塊地方一定有許多不合新生活的行爲，是，不是？

警察：不合新生活？喔，是，有的。

巡官：是隨地大小便嗎？

警察：這太平常了！

巡官：不用說，一定有賭博的事情吧？

警察：平常日子倒很少；不過趕市集的日子不免有兩三家。

巡官：豈有此理！我相信這兒一定有許多犯法的事情！

警察：正是呢！

巡官：一定是打架，爭地，偷竊了！

警察：這不算得希奇！

巡官：高抬物價呢，明火打劫呢？

警察：打劫？不大常見，上個月祇有一次，就是到了冬防時候頂多不過十天一次罷了。

巡官：那還了得！還有比這更壞的舉動麼？

警察：不錯，多得很。

巡官：那末，一定是做漢奸，當土匪了！我們一向太不注意這個縣份了，我一定要通通把它改

過來。當我在大學唸書的時候，從來沒有聽過有這樣糟的地方。不成，我一定要通通把

它改過來。——那個老頭子的攤子上有什麼？

警察：是些鹹乾花生和鹹脆花生——還有就是鹹濕花生。

巡官：看看有沒有違禁品藏在下面——比方糖或是鹽這一類的東西，我在大學唸書的時候，常常聽說鄉下人會走私漏稅的。

警察：（亂翻）我不見這兒有糖——也沒有鹽。

巡官：老頭子，你熟識這鎮裡的情形麼？

侃伯：一角錢二面，先生。

警察：（大聲）這位老爺問你熟不熟識這鎮裡的情形？他是新巡官哪！

侃伯：（站起，鞠躬）我熟不熟識這鎮裡的情形？我頂熟識。

巡官：這鎮裡的主要事業是什麼？

侃伯：樹葉？秋天來了，樹葉都落了。

巡官：（大聲）我問你，這裡的人做些什麼生意。

侃伯：生意麼？這裡的人，除了談天和管人閒事之外，那裡有什麼生意。

巡官：軍隊和老百姓合作得來麼？

侃伯：軍隊作什麼？

巡官：我是說，軍隊向你們買東面，給不給錢？

侃伯：給的，不過都是十塊五塊的大票子，沒得我換，祇好由他們白吃算了。

巡官：在這兒軍民合作公約還沒有澈底執行。那末，國民精神總動員一定做不到了。

侃伯：是的，湯圓我不會做。

巡官：（對警察）你對他說，懂不懂什麼叫做精神總動員？

警察：怎麼說？

巡官：連你也不曉得？

警察：喲——不是不曉得，不過不知怎樣說。

巡官：蠢驢，告訴你，那就是不要做順民，不要做漢奸。

警察：是。（對侃伯）蠢驢，告訴你，不要做順民，不要做漢奸！

侃伯：漢奸？我沒有做過。

巡官：在這塊地方，一定要多做點政治工作才成。

（老何登場，見到巡官連忙退後）

巡官：那漢子滿面通紅，不消說一定喝醉了酒，說不定他家裏還私自釀酒。那是犯法的，要坐牢，罰一筆款子，另外還要罰十件八件棉衣，可惜我不會把禁酒的法規帶來，到郵政局去，我定要打個電話要他們把所有的法規通通拿來，當我在大學唸書放試的時候，我覺得把那些法規帶在身邊很有用處。

（他們退場）

侃伯：倒霉的警察，把我的東西翻得這兒一堆，那兒一堆（動手把花生米鑿列好）去拍新巡官的馬屁。

（李德夫婦登場）

李德：幹這撈什子的苦力，真沒有出息，我想，假如再找不到一點小生意來做，真活不下去了。

李大嫂：你這倒霉的樣子，還說要做生意，說得早連老本都虧去了。

（她把籃子裡的賣剩下來的蔬菜和在市集裡買回來的雜貨整理一下）

李德：我的確是這樣的，人家做生意有錢賺，我就就準虧本，就是幹這撈什子的苦力，也幹不過別人。每逢世界上有什麼大禍，總是臨在我的頭上。

李大嫂：你儘是想錢，想錢，別想瘋了。這樣想錢，倒不如回廣州去做漢奸！

李德：你以為我會做漢奸麼？我寧願餓死，也不幹這沒良心的事！

（侃伯轉身看見了他們）

侃伯：早呀，老李，早呀，李大嫂。哦，老李今天你再不會埋怨訴苦了，他們都說這一向來往客人多，扛活的很可以撈幾把！

李德：（揚聲）侃伯，不像你老說得那樣的好，如果我不是把價錢抬高，簡直連飯也混不到兩頓，我的運氣老是這樣的，我出去找活的時候，總是遇到警報，連客人的影子都沒有，我賭氣不出門的時候，客人來往的可特別多。每逢世界上有什麼大禍，一定是臨在我的頭上的。

侃伯：不要說什麼大禍了，你聽這是什麼聲音？啊，老王正朝這兒走來呢。

（聽到王民的歌唱）

「勸同胞，莫上當，做了漢奸沒下場，敵人利用你，想把中國亡。一勒捉將官裡去，殺頭示衆旗杆上。」

（王民進場，他是防空哨所的哨兵，手裡拿著一枝紅旗和綠旗。）

侃伯：如果我的耳朵不聾，應該知道這是一枝什麼歌。

李大嫂：（揚聲）那支歌是「莫做漢奸」哪。

侃伯：我聽透了。這支歌和他有一種密切的關係。我一聽到它就知道唱的是老王。

（他轉身背着他們，繼續整理他的東西）

李大嫂：老王，你的老婆呢？

王民：在家裡。

李大嫂：她不是吵着要回廣州去麼？

王民：那是鬧着玩的，她一跟我鬧別扭就什麼話都說出來，我離開家裡的時候，他還這樣鬧着哩。

李德：老王，這樣逍遙自在，可是休班麼？

王民：是的，還有許久才輪到我值班。老李，這兒的漢奸真利害，我們的哨所前次給炸毀了，現在搬到山頂上去。今天我們會打夥兒上道了。

（他坐下來點火吸煙）

李德：我看你還是快一點上班去吧，說不定馬上就有警報了。當我出門的時候，很少是沒有警報的，並且每每在我不會找到地方躲起來之前，飛機就來到頭頂上了。

王民：假如有警報，老李，你穿上這件白色的衣裳，祇好鑽到泥堆裡，那時候，你一定又要埋怨訴苦了。

（忽聞警報聲）

王民：老李，你真倒霉，說起警報，就激起警報。對不起，我馬上要趕到哨所去，不跟你一道走了。

（他匆匆退場，留下紅綠旗）

李大嫂：要穿不要穿這件白色的衣裳，當真又遇到警報了，趕快回家去吧。不然的話，飛機一來，不曉得往那兒躲。看那兒，老王把他的旗子丟下在那裡，他是要用這支紅旗的。（呼喊）老王，——他已經跑進人堆裡去了。——趕快追著他，他是要用這支紅旗的。李德：我馬上去。他是要用這支紅旗的，而且丟在這兒不大妥當。（他匆忙檢起旗子，一不留神，把籃子弄翻了）喂，看哪，在這裡打翻了籃子，那一定是我們自己的籃子哪。（他退）

李大嫂：去你的吧！這是你自己不好，談起大禍，大禍就臨頭。呵呀，你看，我的雞蛋打碎，那些鹽的紙包也弄破了。——

倪伯：（轉身）天哪，李大嫂，你的籃子怎麼了？

李大嫂：他自己莽撞，將籃子打翻在地上，（檢物）真倒霉，又遇到警報，要他不要穿白色的衣裳，他偏不聽，等一會鑽在泥洞裡弄髒了，他又要埋怨訴苦的。

（老丁登場）

老丁：李大嫂，德哥到那兒去了，在他不會離開市場以前，我要跟他講一句話。我恐怕他一聽到警報就跑回家去了，因為他是一個頂怕死的人。

李大嫂：我巴不得他已經回了家，假如他已經從這裡一溜回家，我看倒好一點，要不然我便

不會和他在一道了。他在那兒，他在那兒麼？他上那條路去了，（以手指示）拿着一支紅旗和一根扁担上山頂去，頂轎轎的他還穿着一件白色的衣裳哩。（她退）

老丁：警報的時候，拿着紅旗和一根扁担上山頂去，難道老李做了漢奸！（大聲）侃伯你聽到這件新聞麼？

侃伯：一點新聞也聽不到。

老丁：老李當了漢奸，在警報的時候穿上了白色的衣裳，拿着一支紅旗跑上山頂去！

侃伯：現在警報麼？

老丁：剛敲過第一次警報鐘。

侃伯：哦，真奇怪，不到十分鐘以前，老李兩口子 and 老王都在這兒。老李要回家，老王要上班去。那時我正攤好我的花生米，那是倒潑的警察翻亂的。待我回過頭來再看時，老王去了，老李也不見了。李大嫂的筐子打翻在地上，筐子裡的東西通通倒在地上，這裡是茶葉，——那兒是鹽，——唉，你看耳聾弄得我多麼苦，什麼事情都不知道，連老李做了漢奸我也不知道。噫！噫，老陳在下面，待我去告訴他，他是老李的隣人，要是他聽不到這件新聞，那真是可憐了。

（他退場，老何與陶大娘進）

老丁：聽哪，老何，陶大嫂，聽這件新聞哪！老李當了漢奸了！

老何：真的麼？

老丁：爲甚麼不真？在這警報的時候，穿上白色的衣裳跑上山頂去，不是做漢奸難道好玩

嗎？

老何：那真奇怪極了，老李是一個安份守己的人！

陶大嫂：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他天天都憂鬱窮，時常埋怨訴苦，說不定有人給他一點錢要他幹的。

老何：究竟他為什麼當起漢奸來？他的老婆難道不阻着他的麼？

老丁：剛才老王和他的老婆還在這兒，後來警報響一響，老王走了，老李便拿着紅旗和一根扁担跑上山頂，他的老婆一定攔着他，他便推開她。你看，李大嫂的鑊子打翻在地，這兒是茶葉，那兒還有一點鹽哩！

（老陳和侃伯進）

老陳：侃伯告訴我的那真是一件大新聞了！我猜那警察和巡官就是爲查訪他而來的，剛才我看見他們，我心裡還正奇怪哩。

老何：警察跟着他麼？那末，老李一定是有門路的。要不是有證據有嫌疑，警察是不會去跟蹤他的。

陶大嫂：爲什麼沒證據？在警報時候光是穿白色的衣裳已經犯了很大的嫌疑了。

老何：待我到北門鄉公所去告訴他們這件新聞。（他退）

老丁：我要告訴老王的大堂兄，他據警報的時候，一定在祠堂南邊的大樹底下。（他退）

陶大嫂：我看見幾個隣人正在西邊，我去告訴他們。（他退）

老陳：我到東堤去傳佈這件新聞。

（他正想走，侃伯一把拉住他）

侃伯：老陳，慢走，告訴我老王的老婆現在什麼地方？

老陳：在家裡，我經過的時候，她還哭哭啼啼鬧着要回廣州。

侃伯：那末，老王呢？

老陳：我不知道，他的暗所給炸了，現在搬到山頂去了。

侃伯：你說他什麼？

老陳：（掙脫）暗所給炸了，他的新暗所搬到山頂去了。（退）

侃伯：暗所又給炸了？天呀，可憐呀，老王一定給炸死，屍首給人家搬上山頂去！（大聲叫）

老陳，爲什麼你不早一點告訴我？是不是聾人最吃虧，或許世界上的人給炸死了一半我還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呢！（他坐下，顫慄起來）唉，可憐的老王呀，出來的時候還是好好的，強強壯壯的，到日中的時候便給炸彈炸死了。

（老丁登場）

老丁：怎麼啦，侃伯，弄出了什麼亂子？

侃伯：唉，可憐的老王呀！

老丁：他又和他的老婆打架麼？

侃伯：唉，可憐的人呀！

老丁：他到底怎麼了？

侃伯：他給炸彈炸死了。

老丁：什麼時候炸死的？

侃伯：正在剛才。

老丁：飛機還沒有來過，那兒來的炸彈？

侃伯：我聽不清楚是怎樣死的，總之，他的屍首已經給人搬上山頂去。

老丁：可憐，這事件當真嗎？

侃伯：死也死了還不真！——沒有承祝替他唸倒頭經，也沒有人去送他的終！

老丁：誰告訴你的？

侃伯：他的老婆已經跑到廣州去了。我猜鄉公所會替他收斂屍首的吧？

（陶大嫂，老陳，老何上場）

陶大嫂：現在全市都談論這件事情了。

侃伯：呵呀，冷掉了，死掉了，和他最後說話的人也許就是我把！

老何：誰死了？

老丁：老王死了。老李一扁担把他打死了。

老陳：哦，那麼，難道老李跟老王有什麼大不了麼？

陶大嫂：不用說一定有緣因的，如果沒有，為什麼老李要結果他，（對侃伯，揚聲）究竟他

們幹嗎要打起來，侃伯？

侃伯：我一點都不知道。先前我見到他們，老王站在那兒，和李大嫂談天。老李坐在這兒埋怨訴苦，那是因為李大嫂罵他要他到廣州去當漢奸的。

陶大嫂：老丁，你聽見麼？老何，老陳，你們聽到了麼？李大嫂和老王今天早上在這兒談天，還低聲在那兒談話。老李坐下來埋怨訴苦。後來老李一定氣不過，和老王打起來。警報鐘响了，老王跑回山頂哨所，老李便拿着紅旗追上山頂，想叫鬼子飛機看見丟炸彈下來炸死老王洩氣的。

老丁：老李一定是因為敵機沒有來便一扁扭把也打死的。

老何：一扁扭怎麼會打死人？

老丁：靜悄悄跟在背後，一扁扭便打死人有餘了。

老陳：李大嫂為什麼會跟老王要好起來？

老丁：老李沒出息，又是窮光蛋，又想當漢奸，李大嫂當然不願意再跟他在一道。

老何：我從來不曉得老王跟李大嫂會有這一手。

陶大嫂：你怎麼會知道，當然是鬼鬼祟祟的。我們住在他的隔壁的都不知道，老何，大概你總不會知道的吧！

老何：老王他自己是有老婆的，難道他老婆也不知道。

老陳：你沒聽說過麼，王大嫂正爲了這件事情天天吵着要回廣州去呢。

陶大嫂：王大嫂要回廣州去，老李又說要回廣州，說不定是老李眼看見他的老婆跟老王搭上了，他便勾搭起王大嫂來報復的。

老陳：不論怎麼樣，先前我上來的時候，我看見那新巡官和那警察走到郵政局去——匆匆忙忙的，——你知道他們一定打電話派大隊人馬來查辦這件事的。

陶大嫂：老李打死老王之後，便和王大嫂逃到廣州去了。可憐老王，屍首還躺在山頂上沒有人理呢！

（李大嫂登場）

李大嫂：全鎮人談的是什麼事情？你們談的是什麼事情？你們是議論我的男人阿德麼？你們撒謊說他當了漢奸，打死了老王麼？我悔恨他曾經到過這兒來。

老何：安靜一點吧，李大嫂，鬧出這樣的事大家都替你擔心呢！

李大嫂：替我擔心？爲什麼要你們替我擔心？擔心你們自己吧，因爲你們所說的話，所撒的謊，污辱了我阿德，污辱了他的名譽，坑害了他，這便是你們所做的事情！

老陳：放心吧，李大嫂，老王又死了，老李又逃到廣州去，你大概不會有怎樣大的罪名的。陶大嫂：如果警察來捉到了老李，又捉着那個拋棄自己丈夫的無耻的女人，沒有人說是不應該的。

李大嫂：這是你說的，陶大嫂，你以爲是這樣麼，我告訴你，你說這麼多的話，去賣弄你自己是那樣的不得的人，就以爲可以詆毀別個人的體面？拋棄自己丈夫？你自己改嫁到陶家來；沒多久便又赴死了陶大哥！可是你還有口說人沒口說自己！這裏的人都是滿嘴撒謊的無賴，祇要拿半杯燒酒去賄賂他們，要他們馬上吊起你來也做得到的。人家的說話可以輕易信他麼？——當真打死了老王！唉，阿德，到底你去了那兒呢？他又和氣又不會害人的，如果有了今天這樣事情之後，他要來找你們問罪，就是打了你們，那也不能算是犯罪的。（叫）德，德，你去了那兒呢？（出）有人見過阿德麼？

（大家望住她）

老何：發生了這樣倒幕的事，難怪她又回到阿德那裡去了。

（德從另一方登場，手拿着紅綠旗）

李德：這是我時常說的，如果世界上有什麼大禍，那一定是臨在我的頭上。

（大家轉身望着他）

李德：拿着這支紅旗跑來跑去，找不到一個人收下牠，又沒有地方收藏，我都不想拿着牠了。

——你來了麼，老陳？（遞出紅旗）幸而碰着你。你不比我，你胆子大，解除了警報才回家也沒有什麼問題的。可是我不放下這支紅旗，我怎能夠走呢？你肯不肯收下這支紅旗，保存牠等到——！

老陳：我決不接這支紅旗，老李，我很多謝你！

李德：（轉向攤子）那末，就這兒吧，侃伯，我在這兒檢來的，讓我把牠藏在攤子底下吧。藏在那兒妥當極了。而且沒有人會注意。等到——！

侃伯：拿開！你是想來累我害我麼？放在那裡好等警察來搜去麼？（推他）

李德：你這樣做太不講情理了。侃伯，先前我照管這支旗，不算得盡心盡力嗎？拿着牠跑上跑下，而且不敢隨便丟下，我真想不會拈過牠或是不去拿起牠。

老何：真的呢，你拿過牠那纔倒幕哩。

李德：你肯收下牠麼？老何？你一向是一個和氣的人。

老何：（退後）許多事情我都可以替你幹，老李，但是這件事情我可幹不了。

老陳：我告訴你，今天這件事情沒有人肯幫忙你或是贊同你的，寧可要我捐兩個銅板做做善事——

李德：如果沒有人肯收下牠，那麼不如把牠交給警察局吧！

老丁：他們等着你很久了（大笑）

陶大嫂：而且連王太也要帶到警察局去的。

侃伯：不知道那一個人肯拿錢出來替可憐的老王歛屍呢？

李德：歛老王的屍？

老丁：爲什麼他死了不用裝斂？難道連這一些你也妒忌他麼？

李德：防空哨兵老王死了？誰告訴你的？

老陳：全鎮人個個都知道了。

李德：他們可曾說起他怎樣死的麼？

老何：難道你自己不知道，老李？你不知道他給人追着，在他身旁打紅旗要敵機丟炸彈下來

害死他的麼？

李德：打紅旗？

老陳：難道你不知道敵機沒有來，便給人一扁担打死的麼？

李德：一扁担打死？

老丁：難道你不知道他的屍首已經給人家抬到山頂上？

李德：山頂上？

老何：這件事大概你不知道了，現在警察局正找尋那個漢奸，那個殺人兇手哩。

李德：漢奸殺人兇手？

陶大嫂：大概你不知道他是爲了李大嫂，你的老婆的緣故，給人家殺死的吧？

李德：爲了李大嫂，我的老婆？（愕然坐下）

陶大嫂：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老李？

李德：我把那支紅旗帶到這兒來，却聽到這種新聞，如果我一到這裡來便動身走或是已經上道，那倒好得多了。

老丁：看呀，新巡官來了，警察跟着他！我們還是走開的好。

老陳：正是呢，到底還是不要牽進這件事情裡的好。

陶大嫂：爲甚麼要走呢？趁勢把事情清楚地告訴巡官真是再好沒有的了。

老何：去吧，還是別管這許多閒事吧！

（大家都匆忙走開，祇留下侃侃，李德，巡官和警察進）

巡官：我一向知道這個區裡的情形很壞，但是總想不到剛巡到第一個市鎮，就發生了一件漢

奸殺人案。

警察：可不是，我知道你在大學唸書的時候一定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的。

巡官：好在我不會回去，我在這兒聽到幾句，在那兒又聽到幾句，便把我的疑心引起來了。

警察：地們大家都是這樣懷疑呢。

巡官：你問他們的時候，他們的說話個個都是一樣麼？

警察：一樣的話——即使大家所說的未必完全相同，但是無論如何，第二個人總比第一個說的
的多一點。

巡官：那個漢子做什麼？一個人坐在那兒，還拿着一支紅旗，他好像犯過罪似的。漢奸殺人
案的証物正是紅旗和扁担哩。

警察：（低聲）他就是人家說當漢奸的老李。

巡官：他一定是覺得不容易逃走，——他想厚着臉皮掩飾過去。當我在大學唸書的時候，我
曾經見過書上面說過有一個犯人正玩過這樣的把戲，可是我決不會上他的當的，站開一
旁，——不要走遠，——解開綁腿（走上前，交叉手，站在李德面前）喂，你知道關於
王八的事情麼？

李德：誰是王八？

警察：老爺！是王民，——防空哨兵王民。

巡官：（走近一步，輕拍着李德的肩頭）王民在那兒？

李德：（長嘆一聲）真的，他在那兒呢？

巡官：你有什麼話可說？

李德：今天早上他在這裡，站在那兒，唱着「莫做漢奸」——不，是和我的女人談天。

巡官：我問你，第三次了，他在那兒？

李德：那我可不願說了。真奇怪，這許多人提起他，不知道他是惹人憎還是招人愛。

巡官：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訴我。

李德：我所知道的，好，有三塊田地，一塊在下村，一塊在田角，還有一塊在——

巡官：胡說，這都是廢話，快明白招出來！

李德：這是誰都知道的，也許你以為我是在撒謊麼？（跳起來）我可以說，不到十分鐘以前，我好像見到王民在鐵舖的牆角，後來我又不見他了，你想，我見到的難道是他的鬼麼？

巡官：（對警察）良心發現！他現在要一一招認了。

李德：他的鬼來找我了，大概是爲了這支紅旗吧！我拿了這支紅旗，他死了之後也不肯干休的。

巡官：（對警察）我要把他的話記下來（取出記事冊）我警告你，你的話已經被我記下來了。

李德：假如我當初跑快一點，我便不會受現在這樣的驚嚇了，或者將來見閻王受審判的時候，他會爲了這支紅旗來控告我，我知道那是一定的。

巡官：（寫着）受審判的時候——

李德：剛才他的鬼便在我面前顯現——此後他會時常在白日裡跟着我，在黑夜裡扯着我的衣裳，——我知道那是一定的，因爲我是一個最倒霉的人！

巡官：（板起臉孔）老實告訴我，這次犯罪的動機是什麼？

李德：動機，動機麼？

巡官：是，動機；就是犯罪的原因。

李德：那個我寧願不說。

巡官：你還是老實告訴我的好，那是爲着錢麼？

李德：那裡，可憐的老王，他的兒子除掉兩隻手有時插在那兒之外，還會有什麼東西？

巡官：是不是有人想當漢奸，所以便殺死了他？

李德：那裡，這兒沒有人肯做漢奸的，他最恨的是當漢奸的人！

巡官：假如你馬上告訴我，總比較好一點。

李德：我對你說，就是有天大的好處我也不願意說，我不喜歡談起這種事情。

巡官：隱瞞有什麼用。歸根到底總會給人發見的。

李德：好，我猜到底總會給人發見的。因爲現在差不多大家都知道。現在大家都在那裡

議論，我決不是撒謊，扯謊有什麼用，不要玷污了這塊地方，因爲這塊地方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現在有了這種事情，大概是爲了我的老婆的緣故。

巡官：（對警）綁着他！我們省却許多麻煩了。我早知道假如辦理得法，他總會不打自招的。（警察將李德用綁腿綁着了）

李德：呵，綁了我！好，好！我時常說，如果世間上有什麼大禍，一定會臨在我頭上的，我竟然給綁上了，那實在是不足爲奇的。

（李大嫂進，餘人隨之。她掉過頭來對他們）

李大嫂：滿鎮人都是造謠的，造謠，造謠快得和飛機一樣！詆毀我的阿德，說他殺死了老王

！其實在這五個區裡，再沒有比他更和氣的，他從來很少開罪人的。（轉身見德）我是做夢麼？阿德給警察捉着了！給綁上了！唉，德，你到底犯了什麼罪？

李德：唉，你不要說了，我大難臨頭了！這是我時常說的，如果有甚麼大禍——

李大嫂：到底他犯了什麼罪呢，還是我給鬼迷哩？

巡官：這個人給人家控告犯了殺人罪，所以要拿他！

李大嫂：那是誰控告的？不要相信他們，他們個個都是胡說的！

巡官：你別幫忙他，他因為謀殺王民，這是他自己供認出來的，所以拿他。

李大嫂：天呵，保祐我們吧，他爲甚麼要謀殺王民？

巡官：最好你自己應該知道清楚。他謀殺王民正是爲了你的緣故。

李大嫂：（坐下）爲了我的緣故？

李德：誰叫你和王民私下裡有交情呢？

李大嫂：我和王民——吓！你瘋了麼？這是誰說的？

衆人：誰不知道呢！

陶大嫂：真好報應，李大嫂，阿德可沒有吃虧，他也要和王大嫂逃到廣州去當漢奸呢？

李大嫂：他和王大嫂避到廣州去當漢奸？哼！你這真心鬼！

李德：你說什麼？你不要聽他們胡說，即使你和王民——

李大嫂：滾開吧！你自己這樣負心，還要冤枉我，一同來市鎮的時候，還這麼沉靜，這末規矩，那知道竟然無賴到這個地步！

李德：你是發昏呢，還是我發昏！

李大嫂：並且時候你真不容易，動不動就怨天怨地，罵神罵鬼——

李德：你聽我說吧！

李大嫂：不用說了，你奸人不去做，還要當漢奸！

李德：閉上你的嘴，成不成！

李大嫂：和人家私逃，要是爲了一個美貌女人，那倒也罷了。却是爲了王大嫂那樣小鬼頭，高不滿三尺，牙齒也不滿三個，你的心的腸這麼陰險，你的心的腸這麼狼毒，殺死了老王，當心老天報應你！

（忽聞民王歌聲）

勸同胞，莫上當，做了漢奸沒下場。

李德：這是老王的聲音，我從不會聽說鬼會唱歌的——他是來找我和這支紅旗的！（退後，王民進）你們隨便那一個把這支紅旗交給他吧，我今生和他清楚，來世也和他清楚了。

侃伯：天呀，那是防空哨兵老王，死的正是這個人！

老何：你是從墳墓裡跑回來的麼？

老陳：你是活的呢，還是死的？

老丁：到底死的是你自己麼？

陶大嫂：你是來告訴我們你已經死掉了麼？

李大嫂：死也好，活也好，你快來止着你的老婆，她要和我男人逃到廣州去呢！

王民：我以爲你們都是發昏的，爲什麼我的老婆會和老李到廣州去。

李大嫂：老王，她要拋棄你，和你脫離關係，跟我的男人一齊逃走，去當漢奸！

王民：誰說這些話的，我要打破他的頭！那是誰說的。（對丁）是你說的麼？（對陳）是你麼？

老丁：（退後，搖頭）不是我說的。

王民：（對老何）是你麼？

老何：我沒有說過。

王民：（對陶大嫂）是你麼？

陶大嫂：我一句話也沒說過！

王民：誰說這些話的，把他的名字告訴我！

衆人：（指德）那是「他」說的。

王民：待我打破他的頭再說。

李德：你還打人，你自己做得好事（要打起來，旁人拉着）

王民：讓我打死他！這種衣衫襤褸的人還想拐帶女人！

李德：讓我和他拚了！存心奸險，引誘人家的老婆，遺棄自己的妻子！

（大家互衝上前，衆人拉着他們）

鄒官：警察，把這個人也縛起來。現在我完全明白了。一樁冒名案，串同冒認死者的名字想

來卸罪，當我在大學唸書的時候——

警察：也許他是串同冒認死者的名字想去卸罪的。

巡官：我一定要把這兩個人帶到肇事的地方，我一定要找王民的真屍體來和他們對証（指李

大嫂）這個女人也一起帶去！

王民：誰要找我的屍首，我要打破他的頭！

巡官：我要叫局裡再派幾個人來幫手（吹警笛）。

李德：我想，如果今晚我和老王同押在一間監房裡，他的綁腿脫出，他的手自由了，那時才一定會弄出謀殺案哩！

巡官：走吧！

灰 窰 吠 聲

人物：王耀亭——村長

王修梅——村長姪女

張文聲——修梅的愛人

全 嫂——村婦

井田三郎——日軍隊長

徐藤調——井田三郎的馬弁

張國才——游擊隊政訓員（不出場）

地點：淪陷區裡一小村落

時間：抗戰期內

裝置：一個紳士的家庭

啓幕時：全嫂（一面哭一面叫着）

亭：噯，你幹什麼？……別哭吧！這裡不是開喪。

嫂：哎呀，村長，他們揍人呀，日本人把槍桿子擡人，擡我的丈夫，可憐他害了癆病的，哎

呀把他擡得半死半活了，村長！

亭：瘋娘子，快爬起來……這我有甚麼法子呢！

嫂：你是我們的村長，請你去叫日本人別揍了吧，他們快要把我的男人擡死了，他們就在洞

堂前面把村裡面的男人，一面推，一面揍，菩薩啊！你怎麼不救救我的丈夫呢啊！村長，請你叫日本鬼子別揍他吧！

亭：別亂吵，爲了這，我已經焦急死了，本來是我們自己不對，爲什麼要把游擊隊藏起來呢？

？要我請求「皇軍」別揍他，那怎麼行呢？如果皇軍發了氣，說不定我也給他們揍呢！嫂：胡說，你這混蛋！……你跟日本鬼子一鼻孔出氣的，你把游擊隊消息報告給他們，找房子給他們住，你……

亭：不許再說，瘋娘子，給我滾出去！

嫂：叫日本人別揍了吧！村長。

亭：（怒叫起來）你還磨磨唧唧的，快點兒滾！

嫂：（退了一步）等游擊隊來到了，哼，那就是我們的天下，那時我們就把你拉出來示衆，把你這漢奸的腦袋斫下來！

亭：（更怒）你……

（梅慢慢地出來靠着門框發出微微的笑聲）

嫂：把你這個女漢奸也一同拉出去殺（轉向梅）

亭：我現在對你客氣點！全嫂，快滾出去！

嫂：菩薩啊！你怎麼不可憐可憐我們啊（一面走一面面向修梅說）

梅：菩薩？你還是出去的好。

嫂：不要臉，哼，你還穿日本袍子！

梅：我高興穿，怎麼樣？

嫂：你這個臭丫頭，毆日本鬼端茶煮飯的臭丫頭。

梅：唔，我愛憐，你怎樣呢！

嫂：看你們漢奸甚麼時候跟日本鬼子一塊兒死（氣憤憤地下）

亨：你還不出去，你不再滾，我就捧你（拿起椅子）

梅：別這麼生氣（向嫂）你快點兒滾。

（村長在沙發椅上，他喘着氣，用手撫摸着鬍子，鼻子噴着氣，修梅小心地侍候着他，很快很快的，毫不思索，像唱歌似的說着話。）

亨：給一杯啤酒我！

梅：（倒啤酒）叔叔，你何苦氣成這個樣子呢，讓皇軍揍他們好了，要不然那些懷蛋更放肆了……叔叔喝啤酒吧：（村長一口氣喝了）反正槍桿不會揍死人的！怕甚麼呢？

亨：（嘆一口氣）再給我一杯！

梅：（再遞他倒一杯）剛才我去看過了，把那些鄉下人揍得很利害。揍得够準的，井田隊長站在祠堂前面石獅子背上，舉起指揮刀叫着「一，二，三。」那些皇軍就——叔叔你何必氣得這個樣子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吧，怎麼，那些娘兒們胡說，你也害怕嗎？

亨：游擊隊要燒我房子，游擊隊要殺死我。

梅：叔叔，你怎麼呢，怎麼講出這樣的話呢！游擊隊長已經給殺死了，游擊隊給你一個個拖出去槍斃了，祇剩了一個游擊隊的政治指導員，村裡面的人真混蛋，為什麼把那個政

治指導員藏起來呢！剛才井田隊長很兇的警告大家說，「今天我揍男人，明天我還揍女人」他又說：「如果你們不把張國才那個傢伙交出來，後天把全村人殺了一半，假如誰把張國才交出來，就賞伍千塊錢軍用票。」

亭：怎麼還賞伍千塊錢軍用票，緝拿張國才嗎？

梅：嘻嘻，叔叔，你爲什麼貪財貪得這樣利害呢！你剛才苦惱得這樣，一聽我說了伍千塊錢軍票，就喜歡得連鬚子也翹起來了。

亭：唉！傻孩子，這個年頭，五千塊軍用票，在那兒找呢？

梅：我傻，我才不傻！叔叔，（鄭重地）我告訴你一件事，好吧？

亭：什麼事？噯，修梅，你說告訴我一件事，爲甚麼跑到窟前去呢？

梅：（笑了一笑，撒嬌地）我要看完了月亮再說。

亭：修梅，你別跟我開玩笑好吧？

梅：我並沒有跟你開玩笑，我怕……

亭：怕甚麼呢？

梅：我怕說出來以後，你拿了五千塊錢軍用票就忘了我。

亭：啊！難道你知道政治指導員張國才在那裡嗎？

梅：是的。

亭：那末你快說，說吧，你不說我要扼死你！

梅：吡啞，叔叔，你忘了佛經嗎？

亭：我並沒有忘記。

梅：你還相信菩薩嗎？

亭：當然相信囉。

梅：那麼好，發誓吧。

亭：（難過的）修梅，你何必叫我這樣難過呢？

梅：我並沒有叫你難過呀，你先向菩薩起誓，說你得了緝拿游擊隊政治指導員的五千塊錢賞格的時候，你要拿一半給你這個可憐孤獨的姪女。

亭：你這傢伙（急忙合什）我封天發誓好吧！我得了三千塊錢軍用票以後，一定分兩千塊給你，那你現在相信了吧！

梅：不，你說錯了，我要二千五。

亭：兩千。

梅：不，兩千五。

亭：好吧，就二千五吧，你馬上說呀！

梅：你別急我就說了。

亭：你說了我自然不急啊！

梅：（嘆一口氣，擦擦嘴唇）昨天晚上我和文聲到對河散步，那個時候月亮真好，我和文聲坐在河邊一塊大石頭上面說鬼的故事，剛談得有趣的時候，哎喲！看見遠遠的有兩個人影移動，嚇得我叫起來，文聲一看也嚇了一跳，後來看清楚了：那兩個人還扶着另外一

個人。

亭：扶着那個是張國才嗎？

梅：可不是嗎。就是那受傷的政治指導員，他身上還帶着手槍呢！

亭：後來甚麼樣呢？

梅：我當時簡直給他嚇得發抖。

亭：我不是問你，我問張國才那傢伙後來怎樣。

梅：他們把政治指導員領到岸邊，又用大衣蓋着他，給水他喝，還說了許多話呢？

亭：你不是在撒謊嗎？

梅：我又不像你，那裡會撒謊呢！

亭：是藏在石灰窖裡嗎？

梅：對了，他就在對河石灰窖裡躲着。

亭：我早就猜着了，把我床上的手槍拿出來。

梅：你這樣忙幹麼叔叔？

亭：你快拿手槍給我呀！不然他逃走了。

梅：你別這樣性急啊！當心張國才用手槍打死你，他們游擊隊的暗號你知道嗎？

亭：是的，暗號，暗號是怎樣的？

梅：你不知道吧……那些鄉下人和政治指導員約好了，今天晚上深夜一點鐘，他們學狗叫

，那個政治指導員也學狗叫，這就表示自己人，不用開槍，然後他們用小船把那個張國

才運到游擊區去。

亭：我曉得。

梅：叔叔，你把鬍子刮了去罷！

亭：爲什麼？

梅：你樣子很容易給他認識的。

亭：好，我就刮了去。

梅：你千萬別穿這長褂子啊！

亭：我曉得的，我換一套短衣服去。

梅：叔叔，你先給我五百塊錢買點摩登傢具好嗎？

亭：我沒空拿錢給你呢？你急什麼，回來才給你吧！

梅：當然囉，你要是頻不到張國才，不小心給他打死了，我向你的鬼拿錢嗎？

亭：你跳皮也不該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呀，別胡說了！（走進內門）

梅：（啞場片刻，梅走至窻口，對着月亮，情感地唱起歌來）

天下飄着些微雲，地上吹着些微風，啊！微風吹動了我頭髮，教我怎不想他？

（一個青年出現門口，陰沉的注視着梅）

聲：混蛋！

梅：（嚇一跳，轉過身來）？

聲：你這個畜牲！

梅：誰叫我畜牲？我是美人。

聲：混蛋，祠堂前面的老百姓正給日本鬼子攪着，你這個臭娘兒們，還在這裏「想他」，「想他」！

梅：日本人攪他們，又不是攪你，跟我有甚麼關係呢？

聲：哼，修梅，如果你這樣沒有良心，我再不來看你！

梅：文聲，你別裝腔作勢吧，我快可以跟你過着舒服的日子了，祇要等皇軍把游擊隊政治指導員抓住了，把他拉出來，研了頭，我就有兩千五百塊錢軍用票，我一定去買一套漂亮的傢具，做新衣裳啦……（文聲嘆了一聲，他莫明其妙，但是修梅很親熱的，很高興的看看他，他摸到她跟前抓着她的手。）

聲：你知道政治指導員的事情嗎？

梅：當然知道啦。……

聲：他藏在那兒？你也知道嗎？

梅：還，知道。……

聲：你把他出賣給日本鬼嗎？

梅：我正想告訴「皇軍」……

聲：你這畜牲，把人家的血來換你無恥的金錢！（把他一推）

梅：啊唷！（退到屋角）

聲：唉！我們的愛情完了！你去告訴日本鬼子吧！我也是游擊隊，我要跟政治指導員一塊去

死，混蛋，快去報告呀！……（梅笑）啊！你不要臉，你笑甚麼？……別走近我面前來，滾開，我討厭你！

梅：（明朗而熱情地站在屋裡門口張望）啊，文聲，我對你說吧……我是一個有胆的女人，我是個有勇氣的女人，我是個中國的女人……所以我把政治指導員藏起來，我跟他洗乾淨了創傷，我把襯衫剪成了繡帶替他紮好，我還送東西給他吃……我的爸爸是給日本鬼子殺死的，我的兄弟是在戰場上陣亡的，我要把政治指導員放走，可是我需要一個助手……啊，我祇是一個人——我是個孤單的女子，叫我相信誰好呢！起初我不敢相信你，啊，文聲，你是個好人，你原來是個勇敢有為的男子漢……

聲：修梅，我真有點兒……

梅：你相信我吧，文聲，請你相信我吧！

聲：修梅，我誤會你，我太躁暴了，請你饒恕我吧！

梅：你怎麼呢？你別難過，如果我真出賣游擊隊的混蛋，是應該打的，我特地這樣來試試

你……

聲：試試我？

梅：是的，我試試你對國家的觀念怎麼樣？

聲：修梅，你罵得太厲害了。

梅：哼，別發傻吧！

聲：政治指導員在那兒呢！

梅：呀！我怕！

聲：別怕，請你相信我好了，說吧！

梅：你能够有這樣勇氣幹這件事嗎？

聲：能够的。

梅：你能够去死嗎？

聲：當然能够！

梅：（走近前去拿着他的手推一下）文聲，你別這樣快說『能够』，你要考慮，考慮，想清楚再說吧！

聲：不用考慮的了，祇要爲國家爲民族，我張文聲隨時可以去死的！

梅：文聲，你來這兒……（在窗櫺旁邊）你看那紅牆旁邊不是有一大堆稻草，……稻草裡面就是指導員藏起來的地方，他正等候機會逃走。

聲：修梅，你真想把政治指導員放走嗎？

梅：我們應該拚我們的全力救政治指導員……你聽我說吧，文聲你！走到紅牆旁邊，你說：

「鯉魚真便宜」！

聲：「鯉魚真便宜」。

梅：說完了，你就自然聽見……政治指導員便說：「鯉魚也不貴」，那時候就可以證明是自己人，你不要怕，最要緊的是看清楚當時附近沒有別人，沒有了人，你給他一杯酒壯壯胆子，你自己也喝一杯壯胆吧？並且你對他說：「王修梅要你的手槍，叫你交給我轉

給她！」你告訴他別怕，今晚就可以完全自由了，

聲：你要手槍幹甚麼？

梅：去吧！政治指導員知道的了，走吧！

聲：我真不明白你……

梅：噓！村長來了（哈哈大笑，裝作難爲情的）呀！你這人真沒道理，文聲，你老愛跟人家

開玩笑，你看把我的嘴打得多痛呢！

村長改穿了黑的農民衣，鬍子剃得光光的）

亭：吓，你們又吵嘴嗎？

聲：沒有，別相信，她……她撒謊。

梅：（放肆的）你還說，叔叔，你看，他把我的嘴弄得這樣子！

亭：誰叫你招惹人家呢！哈哈……

聲：村長爲甚麼事把鬍子剃得光光的呢？年青多了，差一點兒我也認不出來。

亭：難道你們年青人可以談自由戀愛，我這個老頭子就不會去談談嗎？

（不覺大家也笑起來）

聲：伯母已經不在了，也可以談談，不過談戀愛用不着帶手槍去啊！

梅：哦哦……你不曉得的了，這幾天的游擊隊太兇了。

聲：對了，那個政治指導員……

梅：你別打岔了，出去吧。（推着文聲）

亭：修梅，你跟井田隊長弄好了床，最要緊換一張被單，早一點預備晚飯。

梅：我知道了，叔叔（走進前去，握着耀亭的手，低聲的說，）那末你裝狗叫，一聽見張國才叫，你就馬上拿起手槍打他吧！

亭：得了，你以爲我第一次殺游擊隊嗎？

梅：你親手殺死了多少個游擊隊呢？

亭：那我的手指頭也算不了。

梅：好，去吧，菩薩會庇祐你的。

（亭把手槍移好了位置，把衣服弄了一弄，急下）

梅：（追前至門口）叔叔，你記住裝狗叫呀！

（遠遠的亭說：「得了！」）

梅：哈哈哈哈哈，你這個走狗快送你的狗命了，（精神紛亂的跑到廬口）文聲，你到紅牆那地方沒有？我爲了跟爸爸兄弟復仇，我要救政治指導員，我要救中國，我要把政治指導員救出來，哦，文聲，希望你能完成我們的任務，文聲，我希望你能夠早一點兒……

（井田隊長的馬弁徐藤福，笑迷迷的聽着）

馬：希望能跟他早一點結婚嗎？哈哈……美人，你很苦悶嗎？

梅：（不安地）哦，哦，沒有什麼，我在賞月亮。

馬：我陪你賞月亮好嗎？

梅：（溫和地）你也來這兒賞月吧……怎麼了，把那些漢子揍光了吧？

馬：哎喲，差不多通通揍過了，揍得他們半死半活的，可是用涼水一噴，他們又醒過來了，真是死不完的。

梅：那麼你這樣辛苦一定很累的了？

馬：是啊！實在太累了。

梅：那個張國才，你們查出沒有？

馬：你別挖苦我們吧，那些人真本領，揍得快死了，也沒有頭緒，實在我主張……

梅：（笑嘻嘻地）實在你主張把他們殺光了，留下娘兒們給你們……

馬：啊！你這小鬼！（欲抱過去）

梅：你這混蛋又來胡纏我了，我已經跟人家訂了婚，我有未婚夫的啊！

馬：你有未婚夫，可是我藤福沒有未婚妻啊！

梅：放手，我的未婚夫來？！（文聲在門口）

馬：哦……

梅：徐藤福先生你好！

馬：張先生你好！

梅：文聲，你還沒有去嗎？

馬：張先生到那兒去？

梅：哦，我……

梅：他跟我到廣州去買傢具，對了，井田隊長跟他預備了馬沒有？

馬：隊長已經叫我跟張先生準備了。

梅：快謝謝徐藤福先生，好像木頭一樣的站着幹麼的？

聲：（莫明其妙的）謝謝！

馬：別客氣！

梅：阿福，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井田隊長說，你去告訴隊長今晚早點回來吧！最好是馬上回來！

馬：是，我馬上去，（下，修梅送他到門口，看徐藤福走了，轉問文聲）

梅：（很快的）你見過政治指導員沒有？

聲：見過了。

梅：手槍取回來了沒有？

聲：取回來了，修梅，你要他的手槍幹什麼呢？

梅：你別管，快把手槍交給我吧！

聲：好，你拿去吧！

梅：（把手槍藏起來）你不吧！他們快配好了馬車，你拿着這張條紙給那看馬車的人，自然會給你一架馬車的，你得了馬車以後，跟政治指導員駕着日本馬車到榮平去，那政治指導員不是可以得到自由了嗎？文聲，現在你明白了吧！

聲：他們一定把馬車給我嗎？

梅：井田隊長下的條紙，他們不敢不給的。

聲：我怎樣把政治指導員送上車呢？村長不會看見嗎？

梅：叔叔不無看見的，

聲：如果井田隊長看見呢？

梅：井田隊長也不會看見的，

聲：剛才那個馬弁看見怎樣呢？

梅：我有法子使他看不見。

聲：那好了！

梅：去吧，他們來了，你先到外邊等一下子，一會兒我才告訴你。

（文聲剛到門口，井田隊長跟馬弁進來了，文聲和修梅到了一個日本式的竊躬禮，文聲下）

梅：井田隊長晚安，

井：晚安，修梅，

梅：隊長，你休息一會兒才吃飯好嗎？

井：好的，反正我還沒有餓，一會兒喫吧！

梅：我先把那些菜……

井：你不是說有話跟我說嗎？

梅：哦，是的，關於政治指導員的事我知道……

井：喂，你知道，快說吧！

梅：我怕……游擊隊知道是我說出來的，把我殺掉！

井：傻話，我會保護你的，快說吧！你說了馬上可以發財了！

梅：你別騙我了！

井：我那裡會騙你呢，緝拿張國才懸賞五千塊錢軍用票，不是出了佈告嗎？

梅：我怕……游擊隊殺我！

井：修梅，你別怕，快說吧！

梅：（走近點）政治指導員那傢伙藏在對河的灰窖裡面。

井：修梅，你怎麼曉得呢？

梅：我送過牛奶給他喝。

井：那你……

梅：我替他裹好了傷口。

井：你有甚麼證據？

梅：當然有囉，他睡着的時候，我偷偷地把他的手槍偷了回來！

井：給我看看！

梅：好，（拿槍給他）隊長，這是張國才的手槍。

井：（密視手槍）啊！這根槍刻着名字的：「敬贈吾友張國才同志」（把槍藏起來）我一定

賞你五千塊錢軍用票，（想抱着修梅吻，修梅逃開）

梅：（難爲情的）唔！

井：哦，哈哈……

梅：（高興的）噲，我拿了這五千塊錢，一定蓋一座漂亮的房子，買一套時髦的傢具，買一

張大銅床，養雞養鴨，養豬……吓，我多麼幸福啊！

井：你還知道甚麼消息嗎？

梅：對了，差點兒我忘了告訴你，他們約好了暗號。

井：暗號，他們的暗號是甚麼？

梅：你領着全隊弟兄，偷偷地爬到對河灰窰低聲裝狗叫，那時政治指導員也裝狗叫，你立刻

開槍向他打去就成了，不過你當心啊！他身旁有檸檬的呀！

井：（莫明其妙）有甚麼檸檬？

梅：噯，就是檸檬……像鐵檸檬似的，把他一扔，他就爆炸那種檸檬！

井：啊！是手榴彈！

梅：我不曉得是什麼，我叫它作檸檬。

井：（叫喊）馬奔！

馬：有！（跑上）

井：馬上派二十個，不，五十個兵馬上去搜查張國才，快點！

馬：是！（下）

井：你又想甚麼？修梅。

梅：我怕游擊隊……

井：我担保沒有危險！

梅：真的嗎？

井：誰說不真呢？等一會兒我去抓張國才的時候，徐蔭福留下來保護你好啦。

梅：那用不着！

井：不，一定要的。

梅：哦，叫他監視我，是嗎？

井：那裡的話，這不過是我們必須的手續。

馬：（跑上）報告，五十個人完全準備好了！

井：（檢查手槍）好極了，（對馬奔）好好的看着小姐！

馬：是的，隊長，你放心吧！

（井田隊長下，聽見敬禮聲，喊口令聲，武器撞擊聲，脚步声漸沉默。）

梅：去搜查了……你的腦袋要掉下來了，游擊隊政治指導員……

馬：嘖嘖（啞場之後）馬車我已經跟你愛人預備了，我想你給我一點報酬。

梅：你說甚麼？你怎麼啦？我已經難過死了……

馬：誰叫你生得這樣漂亮呢？真是十個男人見了你起碼九個愛你的！

梅：文彰（在窗戶旁邊叫）快走吧，你怎麼馬車也不會駕呢！

馬：呀！你何必這樣着急？

梅：我希望他快點回來。

馬：你怕他不回來嗎？

（聽見文聲驅趕馬聲）

梅：（叫喊）你快點兒去呀，文聲你真沒有用！

聲：（台後的聲音）別怕：來得及的。

梅：（對馬弁）人家笑文聲對我好像是偵察機一樣。

馬：爲甚麼叫他做偵察機呢？

梅：笑他整天在我身旁盤旋。

馬：哈哈……多有趣呀……

聲：（在窗戶出現）胖子泰胸口痛，他請我帶他到廣州留醫去……

馬：（不耐煩的，跳到窗戶）好吧，就帶他去了還說什麼呢？

聲：那末我就去啦！（離開了窗戶，還聽見他聲）森！算你運氣好，坐上來吧！

馬：這傢伙，真是偵察機，……

梅：哈哈……

聲：（又出現窗戶）梅！

梅：又怎麼啦！

聲：你跟我一同去買傢具好不好？

梅：我跟你去？叔叔不是叫你替我去買嗎？你快去，別發傻了！

聲：或者……

梅：你或者明天趕不回來嗎？不會的，馬上去吧！
聲：修梅，我……

梅：你什麼呢？文聲，去吧。

（文聲下，兩場片時）

（遠遠地傳來聲音，修梅，「再見！」）

馬：（高興的哼起日本調子來）

梅：喂，別唱了，我已經難過死了……

馬：你為什麼難過呢？

梅：阿福，倒一杯啤酒給我！

馬：好的（倒酒）

（梅接了酒一口氣就喝了，嘆了一口氣，台後突然响了三槍）

梅：哎，叔叔……

馬：哼，一定把張國才打死了。

（全嫂經窻戶外邊跑過，氣憤憤的對修梅罵）

嫂：你這該死的傢伙，你這下賤的女人，把政治指導員害死了，現在你開心了吧！你這走狗真該死！

馬：（推開全嫂）混蛋，瘋娘子！

梅：（受了刺激，雙手抱著頭倒在沙發上哭）

甯，全嫂，我是好人，我是孤女……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話的，叫我告訴誰呢？我要是死了，誰會明白我呢？

馬：小姐，你別難過。

梅：要是指導員的事給游擊隊知道了，他們拷打我……受罪，我受罪……有誰解救我呢？

馬：不會的。

（井田隊長興奮地跑上）

梅：哦，你回來了，你打死我吧，我騙你嗎？寧寧我真把政治指導員送給你啦，哈哈……

井：（奇怪的）修梅，你幹甚麼？

馬：剛才那個瘋娘子，罵他是漢奸，所以小姐……

井：（對馬弁）混蛋，滾開！

馬：是，（下）

井：（親熱的）修梅，你何必這樣呢？安靜一點吧，我已經把張國才那個傢伙抓回來了，你該高興啊，我現在給你……

梅：抓到了嗎？……怎樣抓到的？（很平靜的）他現在在那兒？

井：他在下面，我把蔭蓋着他，他的樣子像快死了。

梅：我去看一看。

井：去吧！

修梅下，井田隊長拿出鈔票來，慢慢的點着，修梅跑上）

梅：還會喘氣……清醒過來那個時候……

井：見過了嗎？等一下他醒了，我再審問他的口供。

梅：哦，我真是……

井：修梅，你真是偉大，能忠心替皇軍服務，我現在賞給你五千鎊，

梅：啊！（接着鈔票）哈哈……

井：哈哈修梅，你很高興嗎？

梅：是的，噢！隊長，你抓到他的時候爲甚麼不把他打死呢？

井：不，我很需要他的口供。

梅：（帶着絕望的熱情）你需要他嗎？可是我怕他，我恨他，我要打死他，隊長，請你給手槍我吧！

井：別怕，你去休息一會吧！

馬：（手拿着槍跑上）報告隊長，那個不是張國才，原來是王村長呀！

井：胡說八道，村長是有鬍子的，我抓那個是沒有鬍子的，誰說不是張國才。

馬：剛才村長醒過來，大罵修梅小姐……

井：怎麼，你看着她！（急下）

馬：小姐，你真够勇氣，把政治指導員放走了。

梅：是的，徐藤福，我希望你學我一樣够勇氣放走我。

馬：那我……

梅：我送這五千塊錢給你吧！

馬：（難過的）我怎能放走你呢？

梅：你不應該跟井田一樣殘酷啊！我們中國有甚麼對不起你們台灣人呢？你現在給日本軍閥強迫你到這兒來打仗，這是你自己願意的嗎？

馬：雖然我不願意，不過……

梅：不過甚麼呢？

馬：我跟你向隊長求情！

（井田隊長憤怒的跑上來罵着）

政治指導員在那兒！說啊！不說我斫你的頭，還不說，支那豬！（打修梅一個耳光）

梅：好，我告訴你吧！政治指導員跟我未婚夫乘着日本馬車已經到了光明幸福的地方去了，他們馬上回來，帶着求自由解放的隊伍殺回來，用機關槍向着你們軍閥掃射！

井：不許你說。

梅：我要說。

馬：報告隊長，這件事跟小姐……

井：呀！這件事跟你有甚麼關係，混旦。

不過，這……

井：還說！

馬：我覺得……

井：（打他一下耳光）滾出去，亡國奴！

馬（退了一步有點怒）

井：（對馬）你不說我打死你。

梅：哈哈：你最了不起就是打死我，我爲了求自用解放，打倒你們的軍閥，死算得什麼呢？當心我們游擊隊斫你的頭。

井：你這個傢伙！

（井田隊長怒極，狂罵起來，把修梅推倒地上，徐蔭福也忍不住，一槍把井田隊長打死）

馬：我是亡國奴，我們台灣人是奴隸……

（井田隊長倒地）

梅：怎麼？你爲什麼？

馬：我爲了要做人，不做牛馬，不做奴隸，我也要自由，我也要打倒壓迫我們的軍閥。

梅：啊！我們是親愛的同志。

馬：修梅小姐，你走吧！一切的事由我担当好了。

梅：謝謝你，最後勝利是我們的，我們一定拯救你們台灣人，幫助你們解放的。

——幕急下——

（注）本劇根據賀一青先生翻譯之「海濱漁婦」劇改作！。

盧老虎

劇中人物：

盧老虎（義勇軍領袖，年約五十餘歲，身軀魁梧）

女店主人（半老徐娘）

老芝（鄉長，身軀肥胖）

老薛（流氓）

老沈（偽軍特務隊員）

日本軍官

偽兵甲，乙，丙。

景：錦州近郊某小客棧的客堂

（盧老虎坐在一張小桌子的旁邊，他年紀已老，神采仍佳，左手用綳帶掛着，女主人拿着酒瓶酒杯進來。）

女：盧先生，半點鐘後就有一部車子開到門外。

盧：和他們說好了載我到朝陽去嗎？

女：說好了開到朝陽。

盧：你說是半點鐘以後？

女：先生，正是。

盧：我在錦州祇有半點鐘了，（他斟酒）還有半點鐘在錦州，然後我又要跑到別處重新做過工夫了。

女：先生的精神真教人佩服！

盧：我失敗已經七次了，這是第七次，結局還是和前幾次一樣，同我一道的都是些了不得的英雄，他們犧牲自己的生命和流水一樣，他們真是勇敢，他們現在都死了，但是可憐的同胞，還是和從前一樣，天天受人家欺凌，壓迫！

女：這次你又要走了，我們大家希望你能够快點回來。

盧：這種事照理不應該失敗，但是現實公正的主張總是不容易成功的，因為和我們鬥爭的是一群無理的喫人的強盜，如果不甘心想做亡國奴。失敗，呢，我以為失敗還是光榮的。那正是：「寧作喪家狗，不做亡國奴」。（外邊有笑聲，女主人忙着出去，盧舉起酒杯）

祝你們，我的同志們，你們打了一場劇烈的戰爭，你們為民族的生存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你們的名字，將來是光芒萬丈的！

（女主人再進來。）

女：有幾位先生要進來，先生，恐怕你應該迴避一下，地窖裡太黑暗了，廚房裡是比較好一點。

盧：謝謝，我就在這兒。

女：在這兒恐怕對你有危險，先生，來人中有一個是扯着特務隊的招牌無惡不作的老沈呢。

盧：他不認識我的，我倒很高興會會他。

女：（向外看）也許很危險，先生，還有一個是流氓頭老薛。

盧：啊！第三個是誰？

女：先生，若是不聽我勸，也許你的性命不保！他就是氣饑萬丈專拍鬼子馬屁的鄉長。昨天李阿毛在街上碰到他沒有見禮，給他加上個侮辱什麼新政府的罪名，送到司令部狠狠的打了一頓，你還是避一避吧，（外邊有叫罵聲）現在我一定得出去一下子了，先生，（她退出）

盧：原來是李芝那下流的胖子！我在錦州的半點鐘以內，倒有了一個好伴！（他坐下，老薛，老沈，和鄉長李芝一道進來。）

李：……原來，沈大哥，他既然肯認罪了，那就用不着麻煩我這個大胖子跑來跑去指証了。薛：哈哈，好極了，好極了。鄉長，你真是會開玩笑。

李：是，對付那些造反的狗才，老薛，非用一點厲害手段給他們看看不可。

沈：總而言之，現在亂事還不會平定，叛黨還有許多埋伏在城裡，等到新隊伍開到的時候，我心裡才能快樂。

薛：那些新隊伍？

沈：啊，是第六師團，還有一隊「滿州軍」，趕着開到增援的，我希望他們能够快一點來到薛：是的，軍隊來得愈多，愈教人樂意，不過我想反正這次亂事已經平下去了，讓我們坐下

來藥一會兒吧。

沈：無論如何，我希望新隊伍馬上就開到，並且希望要打這酒店經過，這地方離城裡太近了，說不定還有亂黨在四週躲着，司令部離這裡又這麼遠。

薛：來，讓我們尋尋開心！鄉長，我聽說你昨天晚上，把最後一個反賊送到司令部槍斃了。

李：正是，那個造反的狗才嗎？老薛，託福託福，我跑到一間客店裡把他抓着了。這個王八蛋，老薛，不過他是一個普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假如我們能够把那個亂黨首領盧老虎捉了，那安份守己的人，才能够安安穩穩的睡覺。

沈：喂，盧老虎不是五年前已經死掉了嗎？

李：這正是叛徒們詭計多端的例子，大哥，這是他們的陰謀詭計，大哥，他們裝假，撒謊，件件都幹，他假裝死了。放消息說他死了，然後，大哥，聽我說吧，他帶了一隊便衣隊跑到錦州來。死了？大哥，那是假的，五年來他的陰謀詭計到處進行，還時常假裝着是死了。

薛：活也好，死也好，管他媽的，讓我們藥一會兒再說吧。（他按鈴）

（女主人進來）

女：要什麼，先生？

薛：我要的是啤酒，鄉長，你要什麼？沈大哥，你要什麼？

沈：我要——

李：啤酒好啦，婆子，拿一瓶啤酒來，太陽牌的啤酒，（他戲弄着女店主，女店主羞怒地走

了，他們大笑起來，此時李發現盧老虎，那個手縛在繩帶裡的老傢伙是誰？
董：祇當他是一個老傢伙好了。

（女主人拿了一瓶酒，幾個玻璃杯子來，替他們倒酒後，仍在旁邊候着。）

李：得了，婆子，你幹嗎不走開？

女：這瓶酒是一塊錢，先生。

李：你這個無禮的賤人，聽着，小婆子，我要你知道，婆子，我是鄉長，婆子，我一看就知道你也一定是一個窮鬼極惡，專門造反，他們叫做什麼國民黨的份子，撒謊，不怕死的狗才（回頭）得了！你還幹什麼？

女：我等着收錢，我不願被人騙了。

李：什麼？反賊，你敢得罪「皇帝陛下」的鄉長？我就是「皇帝陛下」的……鄉長，婆子，沒有第二句話了；不然，我就辦你！（作勢恐嚇他）（女主人退出）

薛：你真是會開玩笑，你真是高興。

沈：沙塵了，妙極了，（他們開始喝酒，沈對李芝）人家說，你在半個月以前，在打虎墩地方，硬把一羣反賊加上了罪名。

李：是呀，大哥，我就是這樣幹的，我抓了七個，大哥，我把他們每個鞭了一頓，並且把那個頂老的斃槍了，這是很辣的手段，但是不辣的手段，大哥，我們怎能好好的睡覺，不能夠的，大哥，若果我們不用很辣的手段，什麼自由也沒有了——強權就是公理，你一定會同意我的，不過我們自己的倒是有憲法的。好了，在這裡不要讓我們聽自由，解放

，眞理那些瞎話了，大哥，那日裡談什麼「解放」的，我可以指給你看，他一定是反賊。

沈：講得好，講得好！

薛：呵，你們又談什麼反賊，到底，你怎樣抓到他們的？

李：怎樣抓到他們？我看見滿街都是，大哥，那些反賊誰不是胆大包天的。

沈：怎麼，難道他們手裡拿着刀槍不成？

李：手裡拿着刀槍？用不着。大哥，在打虎墩地方。老哥，他們的行動，比還要聰明得多了。

沈：噯——但是你怎樣能够認識他們呢？

李：怎樣能認識他們？我看他們的樣子就可以認得——他們那種見人不肯低頭的兇惡的臉子

，好像在額頭上就顯出了一「反抗政府」，「打倒國皇」的字樣，大哥，這証據是顯而易見的，那種不肯屈服的樣子，就可以有殘害「滿州國」的功臣的資格，大哥。

盧：（微笑着，低聲的說）講得不錯。

李：這個老傢伙輕輕的說些什麼？

沈：噢！不要理他，對我們講講那個人見你不脫帽子的故事吧。

薛：對了。把那件事講給我們聽吧。鄉長，你真是會開玩笑的趣人，我想你真是善於開玩笑的專家。

李：那裡，大哥，喝一杯祝你們的健康。

薛：呵，鄉長，敢不聽命。（他們同飲）

沈：呃，誰到那個人！

李：呵，對的，那個造反的狗才，大哥。他見了我都不脫帽子。呃，大哥。他侮辱我，那就是侮辱「皇帝」，因為我嗎，是「皇帝陛下」的鄉長，所以，大哥，若是一個人不向我敬禮。也就是不向「皇帝」下敬禮，他就是個叛徒，一個亂黨，所以用不着說廢話，我就掌了他兩個耳光，踢了他兩下，哼，大哥，他真是不怕臉的大胆，我說他是亂黨的時候，他居然敢向我回嘴，所以我非送他去司令部裡去受一頓教訓不可，這班東西真是有鬼附在身上的，大哥。

沈：看看我那件事，上一個禮拜，我抓到一個反賊，也是當他是這回事抓來的，那個人叫做馬福，呃，他是一個著名的亂黨，也用不着審了，我把他送到司令部去槍決，呃！他有一匹馬，灰色的母馬，真好的馬，我教他送來給我，我老實地告訴他，一個定了罪的反賊，斷不能騎一匹這麼好的馬，他真有天大的膽，還向着中村司令告我。

李：這些人真是鬼附着在身上，大哥，來來，乾杯，乾杯。

薛：（眼望着盧老虎）我想這老傢伙一定是個反賊，當你講這故事的時候，大哥，他的臉像火一樣的紅起來。

（他們都看着盧老虎，他正在看一本書）

李：他在看甚麼？那看書的人都是心裡填塞的。

薛：好像是小說。

李：小說？他一定是反賊，沒有疑問的了。（大聲）愛看新小說的罪，我要定為大逆不道。

真是，大哥，若是一個人存心用一類煽動的鬼話，說什麼自由，解放，來毒害人心，他就該得死罪，大哥，誰看新小說，我就定誰死罪，一個人這手拿了一本書，那隻手一定拿着殺人的凶器，你記着我的話就是了，呃哼，（對盧）你，你這老傢伙！

盧：你肯賞臉跟我說話麼？

李：正是，正像你所說的，我肯賞臉子跟你說話你不要小看了我，老頭子，因為我是「皇帝陛下」的鄉長，那就是「皇上」的代表。你知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盧：先生，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是的，先生我知道的，你的意思已經用血寫遍滿洲全國了

李：正是，你倒多少懂一點事，你是不是安份守己的人，老頭子？

盧：聽你說吧，李鄉長，人家說，看人先看伴。

薛：一個人在這兒還說是看人先看伴，你真的會開玩笑。

李：原來你也認識我的嗎？

盧：誰不認識李鄉長。

李：好，那末，讓我瞧瞧你看的是什麼書。

盧：請吧，先生。

（取書與薛頭倒閱其題簽）水……

沈：水滸！我知道水滸傳記是講那些亂賊反黨的小說，李鄉長，我們非抓着那個人不可。

薛：（看着這本書）我告訴你，沈大哥，這是一本古書，那班造反的人能够看古文的很少。

盧：（對沈）我想我錯不了。難道我會錯不成——告我——對着我的不是沈先生，那一滿

洲國」的功臣，捉拿叛黨首領張鬍子的暗探。今天能够在這裡遇見，真是榮幸之至！

李：正是，老哥，這位正是沈大爺，來，坐下讓我們大家快樂快樂吧——老哥——你叫什麼名字。

沈：好了，老李，我們在這兒是有任務的，你聽！（外邊遠遠的哨子聲）哨子響着。軍隊來了，我們最好把他交隊伍帶去，好好的檢查一下

薛：不要發傻氣，大哥。

李：沈大哥，當你喝上兩杯的時候，却容易跟你說話，可是大哥，當你醒的時候，就認真到一點也不留情。人家是安份守己的老百姓，你倒一手把他的喉管兒捏着，大哥坐下來，痛痛快快的喝一點酒吧！

沈：好了，隊伍來了，哨子吹得亂七八糟的，這些隊伍真碰着鬼，算了吧，無論你是叛徒反賊或是安份良民，酒瓶子就在你的面前。

李：良民先生，敬我們一杯酒。

盧：好，各位，遞過杯子來，我敬你們一杯，舉起杯子來，我敬你們。

薛：你喝的甚麼酒？

盧：啤酒，先生，太陽牌的啤酒。

李：喝太陽牌啤酒的人，大哥，總還有點道理。難道亂黨還會喝太陽牌的啤酒不成？不會的。來，你敬我們一杯。

沈：對了，敬我們一杯。

薛：斟滿來，老頭子。

（盧老虎將三個杯並列着，一齊斟滿。）

李：你現在敬吧。

盧：諸位，我敬你們——你們陷害他人祇求個人利祿的三個亡國狗。（把酒分向他們身上，臉上滾去）諸位，我就是盧老虎，我希望你們不嫌這酒坯。

李：反賊！拿着他，你們兩位，有一萬塊錢賞格在那兒。

盧：（拔出手槍）誰要動手，就先送他回老家去。

沈：好，你這個畜生，隊伍就來了，那時候我們要看看盧老虎先生，看看他敬酒的方式，和他的古文怎樣，（沈的手移到後邊，想去掏他的手槍。）

盧：（對沈）舉起你的手，我不願意看你的血弄污這飯店。（沈舉起他的手）沈大爺，講起你們的隊伍，那何曾是你們的軍隊，你們的聯隊早在半途給我們截住打得七零八落了。那軍隊是國民革命軍的，在五分鐘以內，我希望帶領他們進錦州城

全撤：怎麼？啊，我們都完了！

盧：坐下，你們這班沒出息的東西。

薛：我還有一個老婆兩個兒子。

盧：怎麼！你還記得有老婆兒子的麼！

李：啊！盧先生！盧老爺！盧老總！可憐我，我還够不上死的資格。

盧：李先生，李大爺！李老總！你死了也不算枉死的吧。

沈：啊！盧老總！我送給你一匹灰色的母馬，那是一匹名馬，在跑馬場得過頭獎的。

盧：沈大爺也有這樣的慷慨，我看，你還是把你那特務隊的証章，文件，和那手槍交出來罷。

。（沈如言交出）你聽，我的軍隊快要來了。

薛：啊，盧先生，救濟我們吧，我們一定改過自新的。

沈：把我們藏起來吧，盧先生。

李：不要將我們交給革命軍，盧老爺，要不然我們死都不能全屍了。

盧：好吧，你們趕快鑽進那爐灶去吧。

李：我這大的肚子是鑽不了的。

盧：得了，你趕快進去。

沈：裡面容不了我們三個，大胖子，你最好在外面，老薛你且站在旁邊，待我先進去。（他

向爐灶裡鑽）

薛：呵，天呀，我還來得反嗎？（他穿過了李的胯下，也向爐灶裡鑽）

（咱子的聲音聽得更清楚）

李：我到頭髮花白的時候，反被我的肚子送了我的命，呵，你這全無人道的老沈，幫我一幫

，呵，幫我一下，我擠扁了也得進去，啊，盧老總！幫我一把，快點，發發善心吧，盧

先生，我氣也回不過來了。（他進到爐灶裡去）

（苦惱的聲音從裏面透出：）我們的腿露出來沒有？

（咱子在外面响着。盧老虎把特務隊的証章配起來，文件放在衣袋裡，然走到窗口。）

盧：喂，這兒，老總！

外面的聲音：幹甚麼？

盧：帶幾個兄弟進來，有幾個革命黨藏在這兒。（隊伍停住，日本軍官帶了三個兵士進來）

軍官：喂，兄弟，革命黨在那兒？

盧：老總，我是錦州特務隊的密探，這兒是証章，我跟着幾個革命黨一直到這兒。五分鐘以前，我們還在這張桌子喝酒，現在他們都躲在爐灶裏去了，下手吧。

兵甲：（向爐灶跑過去）這裡有一條腿，對了，是他們了，趕快把他們拉下來，我們給你一點滋味嘗嘗，嚕你頭頸下來再說。（那三個饑人被拉下來，眼光變動，身體像是護田驚鳥的草人）

（當他們擦去眼睛上煤灰的時候，盧老虎正指着他們）

盧：（指着薛）這是革命黨通訊隊長唐鐵（指着沈）這是盧老虎，你看他的樣子真個老虎，這個（指着李）就是窮凶極惡的董武，把他們好好的看守起來，隊長，他們可以值三萬塊錢。

三個爐灶出來的人：（從煙煤罩着模糊的眼睛裡還能認識制服，辨得出那是日偽聯軍，於是互語），那是我們的軍隊呢。

沈：隊長，放開我們，我們都是「滿洲國」的官員，那個人倒是革命黨。

李：隊長，他就是盧老虎，我們是「皇帝陛下」的官員。

兵乙：讓你們這些「滿洲國」的官員也流一點血吧。

薛：不要動手，我們是官。

兵甲：你，和他談什麼官不官，你要做什麼官我們給你甚麼官，你的官值不了一個錢。

三人：不要抓我們，隊長！

沈：你要明白，隊長，你幹的是什麼事，那個是亂黨，就是那盧老虎。

帶開你們的隊伍，我們是「滿洲國」的官。

軍官：得了，這個老調聽過了，你把大逆不道的嘴吧閉着吧；你若是不閉，我便把一塊弟兄們燒飯的傢伙給你御着。

盧：（含笑）什麼是兄弟們燒飯的傢伙，隊長？

軍官：那就是一塊木頭，弟兄們燒起飯來，祇要這點傢伙就可以了，但是把牠御在兩排牙齒中間，做塞着口的用場，倒很大効驗。

三人：聽我們說，隊長。

兵乙：胡鬧！不准瞎說，隊長吩咐你們的話聽見沒有。

沈：倒罷，隊長，你一定會吃苦的——

李：若是「滿洲國」有道理的話——

兵甲：滿洲國根本就沒有公理。

薛：但是，老總，還有法律，你逃不了法律。

軍官：是的，還有法律，所以你逃不了，有的是特別軍法——先把你的臉蒙着了。

兵乙：像猴子戴着面具一樣，然後再收拾你。

盧：把他們的手捉緊，兄弟們，他們都是亡命之徒。

兵甲：放心吧，他們的手出不了花樣。

軍官：（對盧）好吧。第二步怎樣？

盧：（在桌子上寫一張條紙）啊，帶他們進錦州城去——這個條子可以說明一切——並且把他們帶交中村司令處分。

軍官：我想你會來的吧。

盧：我一會兒就跟來。我在此地搜查着文件，必須自己蓋章封好。

三人：他不敢去，這就可以証明，隊長，他是一個亂黨。

沈：他就是盧老虎，不要把他留在後面，隊長。

盧：隊長，把這班胡說八道的東西帶出去，不要讓他們瞎說，他們這班無賴，把他們的口裏啣起弟兄們燒飯的傢伙來，等一會兒，請留幾個弟兄在這裡，看我蓋章封好這些文件，做個証明。

三人：他說的話是假的，隊長，留下幾個人看看他。

軍官：胡說，難道我也會糊塗不成，（對盧）什麼？留下幾個人在酒店裡？不成，對不起。有這兒的女店主証明儘够了。弟兄們，向前去，開快步走。

盧：臨走以前，喝杯酒吧，隊長？

軍官：在公幹的時候不喝了。弟兄們走呀。

三人：隊長，你這樣做要送你的命。

軍官：我知道總有幾個人的命是要送掉的，我說，開快步走呀。（對盧老虎行禮作別。）等一會在司令部見。

盧：在中村少將的司令部再見，你們先走，也許我在半路還趕得上你們。
軍官：好，再見，孩子們，腳步快點。（退出隊伍也跟着過去。）

（靜下來一會，此時盧老虎在窗口望着他們去。）

盧：好，火熄了，客也去了。祇等付完賬就完事了。（他拿錢放在桌子上）

（女主人進來）

女：先生，車在外邊。

盧：那末，告別了！

女：先生，你一定要再來，還有許多朋友們要和你同在一條道上進行的。
盧：我是當然會再來的，好吧，再見！我們等候着更光榮更快樂的見面。

（附註此劇地名可隨意更易）

——幕

動物刊售經總店書員動

新 軍

新 建 設

教 育 新 時 代

廣 東 青 年

廣 東 婦 女

廣 東 劇 協

地 方 行 政

政 工 導 報

大 地 畫 報

陣 中 文 匯

一本優良的戲劇理論書：

舞台藝術論

戈登雷克著

趙如琳譯

這里所描述的都是戲劇各部門的一般理論包括演技劇本佈景等一切因素足資從事劇運的工作同志作入門的參考定價七角九折售出

一本最新獨幕劇本

日

落

文 賽 閣 著

本書為文賽閣先生精心近作包括日落、生座、游擊之戀、新花鼓四個獨幕劇不日即可出版

傳言

每冊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者 趙如琳等

出版者 動員書店

發行者 動員書店

總店廣東曲江風度中路
分店廣東連縣中山北路

印刷者 中國印業公司

曲江：黃田壩教育路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卅五年五月初版

本書奉廣東省圖書館籌備委員會審核給書證字號

412.11

KBC
G
234.6
69